

尤在涇先生手著

金匱翼

李孫齋署

尤氏金匱翼序

傷寒而外金匱一書又雜症之大法門也吾吳尤在涇先生學術淵深天機敏妙嘗以其吟咏自得之餘究心靈素有金匱心典集注北田讀書錄行世又出其生平見聞所以羽翼金匱者條分縷析列為八卷祖述仲景遺意薈萃各家之說叅以論斷所謂廣長舌大法輪可想見先生濟世婆心矣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討論精奧讀其書如見其人焉聞諸故老云先生鍵戶著書絕意榮利一時名宿如方東華顧秀野沈歸愚李客山諸君相與結城南之社其詩採入

國朝別裁集為時所誦習者已久晚年為人治病多奇中蓋歷數十年精意研殫宜其神妙莫測是書余得之及門平舟沈子復於星門陳子處借校謫正缺補名之曰金匱翼竊仿傷寒附翼之義夫科舉之學揣摩家猶曰中式況於病乎則是書為金匱羽翼而先生為仲聖功臣矣是為序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三月長洲後學徐錦書於心太平軒

聞之著書難選書尤難醫理之難知也其書汗牛充棟欲別贗存真如披沙揀金
覽之博尤貴擇之精吾鄉尤在涇先生通儒也邃於醫理所著醫書數種已刻者
早已家置一編而治雜病一書祇存抄本是書之必傳於後無庸贅述獨惜其未
廣所傳也吾宗 澹安大兄昔同遊西疇夫子門析疑賞奇師深喜其好學迄今
積三十年孜孜不倦宜其乞方踵至名動公卿乃復虛懷若谷雖盛暑晚歸余至
必剪燭深談也嘗出郭氏傷寒論補亡尤氏雜病兩書正謬補缺相與商確者久
之今尤氏書校刊已成促其先付剞劂名之曰金匱翼尤氏固為仲聖功臣而
澹安亦屬尤氏知己矣是為序

弟柏雪峰氏拜書

原序

余姪在涇幼習儒業長精於醫於古方書靡不畢貫而治病處方一以仲景為宗既以其道活人慮無以昭後世也迺註仲景金匱即世所傳金匱心典是也間又取襍病討論之集為八卷詳其証候析其治法表裡虛實之辨補瀉溫涼之用開卷瞭然如指掌焉嗚呼此道之難知也久矣今睹是書抑何其深切而著明也惜其所註仲景傷寒論名貫珠集者余不得而見之然在涇不專以醫名其所為詩必宗老杜一如其醫之必宗仲景云

乾隆三十三年歲次戊子

嶽岩老人世輔書於虎邱山塘之思永堂

朱青溪

潘小愚

沈安伯

顧心梅

沈竹坪

陳步羔

邱士廉

夏晉安

顧心安

姪東屏

錢理安

姪惕峰

邱雲坡

男圖南

顧晴川

男名南

大父拙吾府君家傳

楠生十年隨吾父移居花溪又四年而大父歿事大父日淺而所熟聞於吾父之口述者十有三二焉恐後之人欲舉其事而無由也謹錄而載之家乘大父諱怡字在涇號拙吾曾大父第三子曾大父有田千畝會伯祖鼎黃公非辜被累鬻幾盡及析產大父僅受田三十畝繼又以事棄去遂為婁人某年除夕漏鼓移盞無粒米大母偕吾父枯坐一室中燈半滅大父方賣字於佛寺晨光透乃攜數十錢易米負薪而歸業醫始不著於時大母以針指佐食嚴寒雞數鳴刀尺猶未離手卒以是致疾大父時追悼之不畜姬妾者二十年大父甚貧困往來皆一時名流若番禺方東華錢塘沈方舟寧國洪東岸同郡若顧秀野沈歸愚陳樹滋徐龍友周迂村李客山諸先生皆折節與交楠自曉事後未見有一雜賓至者性沉靜淡于名利晚年治病頗煩稍暇即讀書灌花飼鶴觀魚以適其幽閑恬淡之意間作古文時文絕類荆川然非所專力也已已得疾不服藥絕粒待盡易簀前一日索紙筆書留別同社諸公詩字畫蒼勁不異平時詩曰柳絮松塵有前緣交好于今三十年曲水傳觴宜有後旗亭畫壁猥居前病來希逸春無分老至淵明酒已捐

注醫學讀書記以及北田吟稿二卷皆已贈災人口大父少時學醫於馬元一先生先生負盛名從遊者無筭晚得大父喜甚謂其夫人曰吾今日得一人勝得千萬人矣後先生著書甚多皆大父所商榷以傳於此見前輩之卓識云孫世柄述此藹谷先生所作家傳也先生人品學問為吳中名宿今讀其家傳益信家學淵源英賢繼起實有所本云 澹安附識

金匱翼總目

卷一

中風

濕症

瘟疫

卷二

痰飲

傷食

血症

卷三

膈噎

反胃附

虛勞

發熱

惡寒

瘧疾

卷四

尸症

癲狂

驚癇附

疸症

黃病附

消渴

水氣

脹滿

積聚

卷五

頭

項背

臂

眩暈

耳

鼻

口

舌

齒

咽喉

卷六

四肢腫

顫振

脚氣

痺症

卷七

咳嗽

喘

嘔吐

泄瀉

痢疾

卷八

夢遺

精滑附

便秘

閉瘡

遺溺附

交腸

淋症

疝症

診候生死要法

金匱翼總目終

金匱翼卷一目錄

中風統論

開闕

固脫

泄大邪

轉大氣

逐痰涎

除風熱

通竅隧

灸腧穴

五臟分治

失音不語

口眼喎斜

偏風

鶴膝風

風緩

風搔癢

諸濕統論

散濕

滲利

下濕

上下分消

瘟疫大法

金匱翼卷一目錄終

金匱翼卷一

飼鶴山人尤在涇先生怡集

長洲後學徐錦炳南氏讀

中風統論

中風之病。昔人有真類之分。蓋以賊風邪氣所中者為真。痰火食氣所發者為類也。以愚觀之。人之為病。有外感之風。亦有内生之風。而天人之氣。恆相感召。真邪之動。往往相因。故無論賊風邪氣從外來者。必先有肝風為之內應。即痰火食氣從內發者。亦必有肝風為之始基。設無肝風。亦祇為他病已耳。寧有卒倒偏枯。歪僻牽引等症哉。經云風氣通于肝。又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寒收引皆屬於腎。由此觀之。則中風之病。其本在肝。猶中溼之屬於脾。中寒之屬於腎也。雖五藏各有中風之症。然風在他藏。則又顯他藏之證矣。豈如今人之所謂中風哉。而其為病。則有藏府經絡淺深之異。口眼歪斜。絡病也。其邪淺而易治。手足不遂。身體重痛。經病也。邪差深矣。故多從倒仆。後見之。卒中昏厥。語言錯亂。府病也。其邪為尤深矣。大抵倒仆之候。經府皆能有之。其倒後神清識人者在。

經神昏不識人者在府耳。至于唇緩失音耳聾目瞽遺尿聲鼾等症。則為中藏病之最深者也。然其間經病兼府者有之。藏病連經者有之。府藏經絡齊病者有之。要在臨病詳察也。至于真邪虛實之故。治法通塞之宜。苟不預為講求。何以應斯倉卒哉。夫邪氣所觸者。邪風暴至。真氣反陷。經絡府藏卒然不得貫通。不相維繫。內經所謂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是也。藏邪所發者。藏氣內虛。肝風獨勝。卒然上攻九竅。旁溢四肢。如火之發。如泉之達。而不可驟止。肝象木而應風。而其氣又暴故也。又邪氣所觸者。風自外來。其氣多實。肝病所發者。風從內出。其氣多虛。病虛者氣多脫。病實者氣多閉。脫者欲其收。不收則死。閉者欲其通。不通亦死。約言治要。蓋有八法。茲用條列於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五藏中風分治之方。余見古方龐雜失旨。不適於用。謹刪正五方。并錄出以備檢用云。

卒中八法

夫醫之治病。猶將之禦敵。宰之治民也。禦敵有法。奇正虛實。隨機應變。不知法。則不足以禦敵矣。治民有道。刑政教化。以時而施。不明道。則不足以臨民矣。病有陰陽表裡虛實緩急之殊。醫有寒溫汗下補瀉輕重之異。不知此。則不足以臨病矣。

故立中風八法。以應倉卒之變。至于隨證緩調。另詳其法於後。蓋病千變。藥亦千變。凡病皆然。不獨中風余於此首言之者。亦一隅三反之意爾。

一曰開關

卒然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壅氣塞。無門下藥。此為閉證。閉則宜開。不開則死。搐鼻。指齒。探吐。皆開法也。

白礬散

聖濟

治急中風口閉涎上欲垂死者。

白礬

生二兩

生薑

一兩連皮搗水二升煎取一升二合

右二味合研。漚分三服。旋旋灌之。須臾吐出痰毒。眼開風退。方可服諸湯散救治。若氣衰力弱。不宜吐之。此方以白礬涌泄為主。佐入生姜辛以開之也。

又方

白礬

如拇指大塊為末

巴豆

二粒去皮膜

右將二味于新瓦上煨令焦赤為度。煉蜜九芡實大。每用一九綿裹。放患人口中近喉處良久。吐出痰立愈。一方加皂角一錢。煨研取三分。吹入鼻中。

按巴豆為斬關奪門之將。用佐白礬以吐痰。因其性猛烈。故蜜丸含化。是急藥緩用之法。

急救稀涎散本治中風涎潮口噤氣閉不通

猪牙皂角四挺肥實者不蛀去黑皮 晉礬光明者一兩

右為細末和勻輕者半錢重者一錢七溫水調灌下不大嘔吐但微微冷涎

出一二升便得醒次緩緩調治大服亦恐過傷人孫兆方

勝金丸本治同前

生薄荷半兩 猪牙皂角二兩槌碎水一升二味同浸杵汁慢火熬成膏

瓜蒂末 藜蘆末各一兩 硃砂半兩研

右將硃砂末一分與二味末研勻用膏子搜和丸如龍眼大以餘硃砂為衣

溫酒化一丸甚者二丸以吐為度得吐即省不省者不可治

二曰固脫

猝中之候但見目合口開遺尿自汗者無論有邪無邪總屬脫症脫則宜固急在

元氣也元氣固然後可以圖邪氣

參附湯按此方為急救之法為止二味取其力專效速也

人參 製附子

用人參須倍于附子。或等分。不拘五錢或一兩。酌宜用之。薑水煎服。有痰加竹瀝。

三曰泄大邪

昔人謂南方無真中風病。多是痰火氣虛所致。是以近世罕有議解散者。然其間賊風邪氣亦間有之。設遇此等。豈清熱益氣理痰所能愈哉。續命諸方。所以不可竟廢也。俟大邪既泄。然後從而調之。

小續命湯

千金

河間云。中風面加五色。有表症。脈浮而惡寒。拘急不仁。此中風也。

宜以加減續命。隨症治之。

古今錄驗徐回溪云。續命為中風之主方。因症加減變化。由人總不能舍此以立法。人參附桂必

寔見有寒象而後可加

麻黃

桂枝

杏仁

芍藥

甘草

人參

川芎

防己

黃芩

各一兩

附子

半兩

防風

半兩

右為粗末。每服五七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前。

加減法

無汗惡寒。加麻黃。防風。杏仁。有汗惡風。加桂枝。芍藥。杏仁。無

汗身熱不惡風。加葛根二兩。桂枝。黃芩。各依本方加一倍。有汗身熱不惡

寒加石羔知母各二兩甘草一兩。無汗身寒加附子半兩乾薑二兩甘草

三兩。有汗無熱加桂枝附子甘草各依本方加一倍。肢節攣痛或木不

仁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凡中風不審六經之加減雖治之不能去其病也

戴氏加減法。多怒加羚羊角。熱而渴去附子加秦艽。恍惚錯語加茯

神遠志。不得睡加棗仁。不能言加竹瀝。人虛無力去麻黃加人參

又雲岐子加減見準繩類方

三化湯潔古河間云。中風外有六經之形證。先以加減續命湯。隨症汗之內有便

溺之阻隔。復以三化湯下之。此先表後裡之法

厚朴 枳實 大黃 羌活各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兩水三升。煎至一升半。終日服之。以微利為度。吳鶴皋曰

此小承氣湯而加羌活者。不忘乎風也。服之二便微行。三焦無阻。復其傳化之職矣。故曰三化。

經云。脾胃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又曰。土太過則敦阜。阜高也。敦厚也。既厚

而又高。則令除去。此真膏粱之疾。非肝腎經虛之候也。何以明之。經云。三陰

三陽發病。為偏枯痿易。王注云。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為痿易。易